

納音圖說

丙辰

納音者何納五音於六律以協夫曆也蓋甲巳
化土於音爲宮乙庚化金於音爲徵丙辛化水
於音爲商丁壬化木於音爲羽戊癸化火於音
爲角子爲黃鐘丑爲大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鐘
辰爲姑洗巳爲仲呂是復以至於乾之六律也
午爲蕤賓未爲林鐘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
無射亥爲應鐘是始以至於坤之六律也故納
宮於黃鐘則黃鐘爲宮而大呂爲徵甲子乙丑

是也太簇爲商夾鐘爲羽丙寅丁卯是也姑洗爲角而仲呂復爲宮戊辰巳巳是也繼則蕤賓爲徵林鐘爲商夷則爲羽南呂爲角庚午辛未壬申癸酉是也繼則以宮納於無射而無射爲宮應鐘爲徵黃鐘爲商大呂爲羽太簇爲角甲戌乙亥以後是也推而至於壬戌癸亥則無射爲羽應鐘爲角而六十之數終焉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宮者義協諸此然而甲子乙丑爲金丙寅丁卯爲火其義何居漢志有同類娶妻隔八

生子之說陶南村輟耕錄志之詳矣而予之見則更有進焉者夫一陰一陽律呂相間而不可離自然之道也凡數皆極於九故黃鐘蕤賓厥數惟九大呂林鐘厥數惟八大簇夷則厥數惟七夾鐘南呂厥數惟六姑洗無射厥數惟五仲呂應鐘厥數惟四宮之數九徵之數八商之數七羽之數六角之數五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以一律一呂并其所納之音合而計之以除大衍之數視其餘而觀其所生可以知五行之

所屬矣如甲子乙丑其數為三十四除諸大衍而存一十有五五為土也其所生為金故納音屬金丙寅丁卯其數為二十六除諸大衍而存二十有三三為木也其所生為火故納音屬火推之於後莫不皆然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乎為著其象如左

宮 甲 加黃鐘 九 子

宮 甲 加蕤賓 九 午

徵 乙 加大呂 八 丑

徵 乙 加林鐘 八 未

右上一二律合數三十有四大衍除去存一十五為土生金之仲 下二律同

商 丙 加太簇 七 寅

商 丙 加夷則 七 申

羽 丁 加夾鐘 六 卯

羽 丁 加南呂 六 酉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三為木生火之孟 下二律同

角 戊 加姑洗 五 辰

角 戊 加無射 五 戌

宮 巳 加仲呂 四 巳

宮 巳 加應鐘 四 亥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三大衍除去存二十有六為水生木之季 下二律同

徵 庚 加蕤賓 九 午

徵 庚 加黃鐘 九 子

商 辛 加林鐘 八 未

商 辛 加大呂 八 丑

右上一二律合數三十有七為火生土之仲 下二律同

羽 壬 加夷則 申 七

羽 壬 加大簇 寅 七

角 癸 加南呂 酉 六

角 癸 加夾鐘 卯 六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四大衍除去存二十

宮 甲 加無射 戌 五

宮 甲 加姑洗 辰 五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六大衍除去存二十

徵 乙 加應鐘 亥 四

徵 乙 加仲呂 巳 四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三為木生火之季

商 丙 加黃鐘 子 九

商 丙 加蕤賓 午 九

羽 丁 加大呂 丑 八

羽 丁 加林鐘 未 八

右上一二律合其數為三十大衍除去存一十

角 戊 加大簇 寅 七

角 戊 加夷則 申 七

宮 巳 加夾鐘 卯 六

宮 巳 加南呂 酉 六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七大衍除去存二十

徵 庚 加姑洗 辰 五

徵 庚 加無射 戌 五

商 辛 加仲呂 巳 四

商 辛 加應鐘 亥 四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五為土生金之季

羽 壬 加蕤賓 午 九

羽 壬 加黃鐘 子 九

角 癸 加林鐘 未 八

角 癸 加大呂 丑 八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一為水生木之仲

宮甲九加夷則申七

宮甲九加太簇寅七

徵乙八加南呂酉六

徵乙八加夾鐘卯六

右上一二律合其數得三十大衍除去存一十九為金生水之孟

下二律同

商丙七加無射戌五

商丙七加姑洗辰五

羽丁六加應鐘亥四

羽丁六加仲呂巳四

右上一二律合數二十有二大衍除去存二十

下二律同

角戊五加黃鐘子九

角戊五加蕤賓午九

宮巳九加大呂丑八

宮巳九加林鐘未八

右上一二律合數三十有一大衍除去存一十八為木生火之仲

下二律同

徵庚八加太簇寅七

徵庚八加夷則申七

商辛七加夾鐘卯六

商辛七加南呂酉六

右上一二律共數二十有八大衍除去存二十

下二律同

羽壬六加姑洗辰五

羽壬六加無射戌五

角癸五加仲呂巳四

角癸五加應鐘亥四

右上一二律合其數為二十大衍除去存二十九為金生水之季

下二律同

右以律合曆乃前人未發之秘而予所自得者也孟仲季之說則本諸輟耕其畧曰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娶乙丑為金之仲後歷八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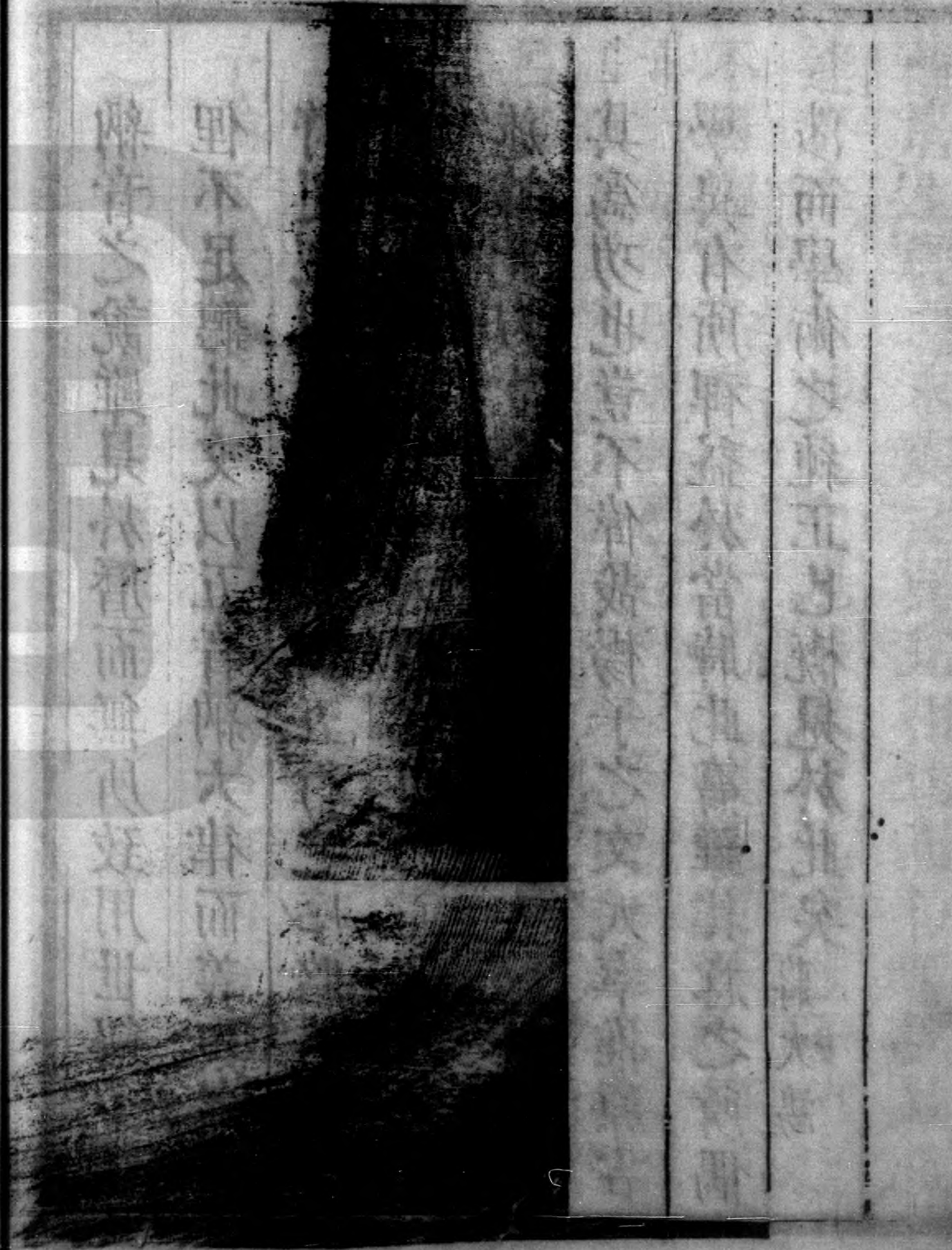
生壬申娶癸酉爲金之孟再歷八位而生庚辰
娶辛巳爲金之季而金運終矣于是再歷八位
而得戊子娶巳丑爲火之仲丙申丁酉爲火之
孟甲辰乙巳爲火之季火運終而爲木壬子癸
丑庚申辛酉戊辰巳巳則木之仲孟季也木運
終而爲水水運終而及土丙子丁丑甲申乙酉
壬辰癸巳則水之始終庚子辛丑戊申巳酉丙
辰丁巳則土之先後也後丙辰八位而復爲甲
子焉則革土運而又爲金矣斯其半也更始甲

午乙未爲金之仲以迄丙戌丁亥爲土之季一
如其前之所序而六十之數周矣南村之說如
此然五行何以先金而次火乃繼之以木與水
而土居其末此輟耕右旋之說有未確也予因
廣其意而解之八卦之序乾一兌二爲金離三
爲火震四巽五爲木坎六爲水艮七坤八爲土
以此推之不亦適符其故也乎仲先於孟何也
易之兩儀卽曰乾坤其四象卽乾坤法象莫大
乎天地
坎離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也先君易論辨之悉矣坎

離居上經之末震艮巽兌相比而居下經故孟
連於季而以仲先之也且厥考爲仲厥子何遽
不可以爲孟乎兼之六陽之律皆與月令相符
子午爲仲月寅申爲孟月辰戌爲季月故予不復更其序也其六
呂之次則不符者婦人從夫坐以夫之齒也丑未
季月而從子午稱仲卯酉仲月而從寅申稱孟巳亥孟月而從辰戌稱季獨念先後
之相去也間以六位隔八之說有所未安不若
予論所生爲的確耳乃若輟耕所論海中劍鋒
之類附會穿鑿吾無取焉

納音之說雖見於曆而無所致用世解多鄙
俚不足聽此文以五音納六律而義與名始
符更配以大衍之數而五行之序昭然不紊
夫易數與律呂皆天道之自然而聖人所作
述據此以立言使雜家之叢說亦歸於正道
其爲功也豈不偉哉楊子之文大率推原古
學冀有所裨益於當時此篇雖其意之所偶
涉而學術之純正已概見於此矣

蔣大鴻



荅聘書復徐俟齋

丙辰

俟齋致聘書云公案奉傳金諾俞臨家塾
此種高誼古人求之感荷之極喜而不寐
薄具聘書一通佐以不腆拙畫一幅即託
公案敬致左右統惟鑒茹憑啓翹切主臣
臣王

无咎棲遲城市學業荒疎每憶故人迥如天際
毋論雪中訪戴興未盡而先回即使鯉內得書
念無窮而失報孰意高明弗加督過反因攻玉
擇及他山金蘭誼重義不敢辭拜命之餘實切
惶悚惠賜大筆謹當藏諸什襲以志隆情也臨

古一步凡八尺百步為八百尺以縱乘衡其積

八八六十有四萬尺此古者百畝之數也今以

周步較之步凡六尺四寸尚書蔡傳云十寸為尺而註禮者云古八

寸為尺則六尺四寸者似為六尺有半非古尺十分之八分也然予以六尺有半除之而王制

之數益不相符故仍從百步縱衡皆六百四十

尺以縱乘衡其積為四十萬九千六百尺此王

制所稱今東田百畝之數也百畝之外其餘積

二十三萬有四百尺以六十四萬尺除去前數餘此以二十萬

四千八百尺為五十畝又以二萬四千五百七

十六尺為六畝其餘積一千有二十有四尺實

得畝四分之一以此數四倍算之恰四千為步

二十有五四之則百步為一畝也而王制云古者百畝當

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依法少算九畝九

作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而集說于正數

下多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觀其算法皆以周

步比古步剩出若干為計是未知開方之吾不

知其算也其于里也亦然凡為方一里者縱衡

皆三百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縱衡四面每

三百其步之積得九萬焉以縱乘衡三百个方

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縱衡皆三千步其步之

積得九百萬焉三千个三千古步縱衡皆八尺

積之為尺六十有四八乘八為六十四也九百萬步計其

積五千七百六十億尺十萬為億以每步六十尺計之則九百萬步

為五萬七千六百个一萬尺此古者百里之數也周步縱衡

皆六尺四寸積之為尺四十有奇其奇則百分

尺之九十六焉以六四乘六四為四空九六然不曰四十尺九寸六分而云然

者蓋雖十寸為尺而為方一尺者為方一寸者言則其奇富為九十六寸而不得云九寸六分也

九百萬步計其積三千六百八十六億四萬

尺以每步四十尺零九十六分計之則九百此萬步為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个一萬尺

周時百里之數也百里之外其餘積二千有七

十三億六萬尺以五千七百六十億尺除去前數餘此以一千八

百四十三億二萬尺為五十里又以二百二十

一億一萬八千四百尺為六里其餘積九億二

萬一千六百尺亦為四分里之一以此數四倍算之恰三十

六億八萬六千四百尺為一里之數其步二萬二千五百四之則九萬步

而王制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四尺一寸二分依法少算三十五里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九步有奇註疏謂當

作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亦誤 是遵何說哉昔程子朱

子于大學古本若親民命也及身有所忿懣等

文皆不惜為之訂正又取其錯簡而更定之誠

欲以便後學而使讀其書者靡不知其解也矧

王制之篇作于秦漢之際其訛若此予可承其

失而弗為之辨乎間取方田之法以正之曰古

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改

字增一字東字古者百里當今百五十六里六

十分里之一十五分改七不曰四分里之一而

云然者取其舊文之相近也六十分一分四字昔

孟夫子有言曰規矩方圓之至也朱子釋九六

之象云奇圓圍三偶方圍四方田之法不于是

而可通也哉嗚呼六藝之道既廢後之學者習

其讀而莫知其繇知者知之而又不以告人此

數學之所以不明于天下也有志于斯者其毋

以予言為贅疣可矣此節內尚有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百里百字明

係衍文從未有知之者若為田九萬億畝之萬字及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下萬字與上十字

則註已言其誤矣予故
不復道也而附識于此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辨郊特牲註誤丁巳

異哉集說之謬未有甚于郊特牲之篇也記曰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應讀所責反今作如

字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而註云大夫強橫僭逆

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先是成季

以公命醜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而弒閔公于

是又殺慶父故曰由三桓始予則以為不然夫

自庭燎之百以下皆言僭端之所由始庭燎之

始小白肆夏之始趙武與夫饗君之始三桓無

以異也乃獨舍上文而以末句專釋君殺大夫之義有是理乎予意義當作儀殺猶降也謂三桓強而越其爲臣之分魯君弱而殺其爲君之禮乃始有以臣名君而受其饗之儀下章大夫強諸侯脇于是相貴以等相覲以貨正謂此耳讀者不識殺爲去聲而以之字作句乃引叔牙共伯之死以爲證則于上下文義爲不通矣且叔牙之醜慶父之愆其功皆出于季友非莊僖兩公能執大義以戮之也而季氏亦未有受誅

者安得以由三桓句誤作君殺大夫之解乎疏又有云三桓之前齊有公孫無知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益爲畫蛇添足解非其解幾于癡人之說夢矣予不容以無辨

予雅不足於陳氏集說得此駁辨卽一端而可以見其大槩然孰有如易亭之精思慧解洵六經之藩衛古學之金鏡也

朱致一

久而不至兮遂聯袂以登舟出南關而言邁兮
復仰視乎譙樓玄雲結而不解兮盼征途以懷
憂亂胥江而斜渡兮聽悲風之颼颼景鴟夷之
遺烈兮早克報夫仇讎入橋西而鼓棹兮向橫
塘而夷猶詢事今亭屹峙乎中流乃
眷北顧道繇獅山霧迷崔嵬杳不可攀訝狡狴
其高踞若虎豹之當關離烏弋以何年戀殊土
而不還逮乎金山既過靈嵒在望近哲人之所
居頓神怡而心暢雨濛濛其未止風蕭蕭而微

颺乃溯流而窮源臻上沙之澗上爰携筮屐往
叩衡門長鬚他適獨鶴司閤覽庭前之芳桂兮
見落英之繽紛何幽香其獨絕兮實浩氣之細
縕主人遲客日晡始食聞聲驚喜吐哺以出登
堂一笑相視莫逆客歡洽以忘言主殷勤而致
辭謂信誓其克敦訝舟行其何遲疑今雨之不
來同少陵之幽思匪良友之惠然寧踐約以如
斯已而樽罍既設殺榼具陳芝蘭侍側謂觀成侍坐
座少一人謂虞穆葑溪遙遙言念彼曩喜須臾其

繼至羗不悵夫離羣于是進旨酒烹嘉魚向君子歌樂肯飛羽觴而射覆藏錦字于盤盂採六藝之菁華辨百家之瑕瑜既上下乎古今思唱酬以相娛呼褚生以來前命毛穎使疾書列砮砮於上座愧駑馬之先驅投主人以木瓜乃報我以瓊琚譬入海而探驪君獨獲夫玄珠更因詩而悟禮嘉令子之起予時夜將半庭雨旣歇陳榻甫下孔樽初徹主賓咸醉猶思待月方且擁被而高談不知吾才之欲竭

通篇體氣自然前半駸駸歸去來辭一起尤

逼真

徐俟齋

每讀靖節與龐參軍劉柴桑諸人倡和詩纏綿篤摯情過乎辭因念疎于世情者大約篤于友誼抑不獨友誼然也今讀此賦至意溢于言表可以紹前修而敦行義覺少陵雨過蘇端作同一友朋往來顧津津于一飯未足

興感矣

朱栢廬

流利宛轉當與恨別二賦並有千古至其性

情之篤摯積乎中而見乎辭尤爲正則非雕
蟲者可幾也

張超然

告亡友徐侯齋文

戊寅

嗚呼先生卽世已四歷寒暑矣弟自受託之後
備歷艱苦忌顧命者若而人思構釁者若而人
時次耕在閩未歸弟以一身肩斯重任一惟以
至誠感人而諸患漸息往來跋涉悉附載船省
舟車之費亦以助薪水之需夜則獨宿柩傍日
則護持門戶反舍之時家居不能以半旬先後
三年孤寡未嘗受一日之凍餒也

侯齋始沒卽蒙大中丞綿

津宋公惠贈八挑藉以舉火外有八金則奉世
大樵分領以支前後諸逋山居危地不敢留以

告侯齋

啓穿窬乙亥之春穿窬夕至遂從若臨大樵等之心也

議移臥室于外廂弟爲先築臨街之石牆其內夾爲二室天花地板謹固堅密下上經營幾于匝月自是以來始得安枕而是夏大水一望汪洋載船增至二十餘人一側幾覆傲天之幸得以無恙此種苦况其誰知之然令媳悉遵遺命凡事必請于予雖有阻撓其間者弗聽也丙子季夏予歸家一病四十餘日幾于不起時正約南枝往立珠丘之契而適當危篤弗克偕行聞

之者遂爭言易亭必死不足恃矣先是乙亥臘月王子蒿亭慕義贈予五石載以入山而次耕適歸自閩亦有二挑之贈次耕謂我曰年餘以來獨累君矣自今以往每歲數挑之粟我則任之盛族備聞此言遂相率而謀曰贈粟之易若斯也何尚以託孤之名委諸楊氏乎適伯吹之女受聘令弟遂以寶簪色服躬詣上沙迎孤寡以至其家絕不使予知也由是令媳之心見紛華而不能不悅矣予受先生託時原云山中勢

不可居設有不測罪在弟矣先生曰旣已奉託先生携歸何不可者故遺囑首行于不可移居蕩口之下卽書山居不便入城可也予初擬七終之後携之以歸繼因接華氏之母以同居母女相依遂不忍使之離析令子舍常曰山中度日如年先生何日携我歸乎予應之曰一則襄事未舉二則尊堂在此且徐之也何圖伯吹之招挈子女以同行五日乃還而七十老親俾之獨處業已有疾嗣後遂益以篤大祥之前五日

載歸蕩口不半月而逝矣時盛族業有成算將移居伯吹之家而坐享外來之粟次耕聞之曰守山中之廬正也入楊先生家遺命也吾在師門久矣絕不見吾師平日道及伯吹一字今其可往乎若在山中吾則如約否則吾不任矣時華氏之母旣沒山中不可以獨處予旣埽室以待之而令媳已受其牢籠又無從旁而侃侃正言必其遵遺命而至我家者弟一人之力不能強衆多之意矣先生有見而獨託予弟非好名

而受先生之託在弟之心祇祈孤寡之得所據
 云伯吹之母亦係孀居苟妯娌相依義非睽革
 則在彼猶在此耳故方其往也弟躬送至其家
 見門戶有不相宜者諄諄囑其改置彼未嘗不
 唯唯應之今春聞有杭陞弟嘔心瀝血以語令
 媳令媳亦感動而許至我家然終以令弟為辭
 弗果來也南枝既賣字以得地次耕以十金佐
 之弟與救寧募二十金以為葬費另有細帳鄴架殘
 缺二十一史歸諸次耕亦二十金去秋入土共

費七十餘金

亦另有細帳

餘皆次耕所任

聞商志有六金在內

葬時別有親朋之賻約七八金

亦另有細帳

皆令伯

吹經手留令媳為薪水之資不以入公用也初

令媳移家時山中夾仗什物皆君和伯吹往取

弟已絕不與聞而祠堂之供卓亦以短者易之

致雲澗文靖兩公皆侍坐而不得正南之列弟

入山見之而已無及矣直至舉襄之際弟以一

金面致令媳始得以大義責之俾携原卓入山

然後令祖尊公得復其所而先生之主繼亦得

正向明之位也至靈輻之下舟登陸皆當雨甚之時弟躡蹻扶持令孫以匍匐于泥塗之中初不敢以暮齒而圖自暇逸也喪回澗上諸君者皆留墓所偕令孫歸以安神主者弟及大樵伯吹裕昌等四人弟又留山中兩日俟大隊方集乃敢釋孤寡以言旋亦不無苦心于其際矣山居無人看守即使暫典于外他日可回贖也而盛族貪後手之利議售于莊氏之僕作墳以大樵爲原中而原契之在予也獨與兩人相聞予

固持不可而大樵貞士從而和之其如令弟與伯吹成竹在胸力諫不從逼去原契毅然成交我三人堅不與議予正色發聲面斥伯吹而二人之憾深矣未幾而原主殷宋出而爭之戴潘周鄭羣起而謀恢復初擬俾其解議而以原價還之而莊僕跋扈異常堅不肯解其主論之而不聽乃二憾之心反欲令未亡人出頭與諸君子角至傳賣女以還之語于是公憤興而有撫轅之訟發府卽審公庭之下伯吹無所遜其辭

地追斷歸徐著令伯吹還其原價以諸徐不過
作中而伯吹借出名作賣主者也諸君者公事
既畢遠者歸而近者散于是莊僕與伯吹不惜
費以賄主文者改易口供以滅其作墳之跡自
以私意損益讞辭竟云先生沒後孤寡無依伯
吹迎養將弟等養生送死之勞盡行抹殺輿情
咸忿或謂彼既如斯孤寡無慮其不養自今以
後棄置勿復道也然弟向膺厚託終以孤寡爲
重而他事爲輕思令孫年近十齡將來所關正

自不淺使其母子得至寒家俾愚夫婦以忠孝
節義之言時相勸勉庶其他日不愧家聲而今
也不然竊恐近墨者黑其若之何然設心欲蔑
遺命力阻其來不過一人之私耳使諸君子者
同心協力僉云當至我家則彼亦難于終梗而
次耕則欲其居山南枝謀大歸于華築室道傍
終亦不出伯吹之門耳豈不深可痛哉愚夫婦
迎歸之念終始弗渝今惟有仰祈于在天之靈
默佑其衷俾克早悟于厥心以卒遵先生之遺

命是所禱也謹告

朱柏廬先生傳

己卯

柏廬先生姓朱氏名用純字致一因厥考節孝先生之死于忠也創巨痛深等王裒之攀柏故自號曰柏廬是其德爲大孝學爲醇儒其沒也門人思之請于其同志之友楊无咎亦旣諡爲孝定先生矣茲爲傳其行事不以諡而仍以號稱者重君之志所存也朱氏之先自亳州徙睢陽者唐孝友先生名仁軌在宋避靖康之亂以六歲童子附柁渡江遂爲吳郡崑山始遷之祖

者祕閣公名子榮也公九世孫希周諡恭靖爲
明名臣官至宮保南冢宰弟希曾仕江右寧州
判官是爲君之高祖生唐府審理公景昇景昇
生家佐家佐生集璜卽節孝先生也先生夙抱
明德兼經濟才未仕于朝以貢士家居殉國難
詳門人徐孝廉枋所作傳中有四子君其長也
嗜學篤行才德酷類其父崇禎癸未年十七補
博士弟子員甫二載而遘節孝公之變君晝夜
慟哭痛不欲生時其弟用白用皞俱幼用商遺

腹未生君以子身肩重任義不敢以從死上奉
母陶孺人下撫弟妹播遷流離備極艱苦迨兵
戈旣定始得返其舊廬而家徒壁立卒能善事
慈闈先意承志以得其心迄其終二十年未嘗
一日貽之憂也教養諸弟俱不失爲賢者經營
窀穸之事以至婚嫁交際之屬亦罔弗旣厥心
力此雖家庭之庸行乎而設身處地求如柏廬
之俯仰無憾者世亦鮮矣君方弱歲卽棄諸生
隱居教授潛心聖賢之學探索書義罔弗驗之

身心而見諸躬行故正己接物靡不歸于至善而合乎中庸非徒以高節宏才爲人所敬仰也尤循循善誘遊其門者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有獲焉先是邦人重君之德爭設席以延君其後度不能以遍應也曰禮聞來學有志者盍顧我乎乃謝諸聘者而設教于家從學者日益進雖祁寒酷暑講論終日無倦容焉恒以忠恕爲則律己甚嚴而責人以寬故使人易從而悅服者衆也當是時玉峰夫子之門彬彬然可觀矣君

猶自謂德薄而不能感人以力行也作輟講語以示之其略曰中庸成已成物罔弗由誠誠非虛懷其願而已必于聖賢學問躬行實踐于其道理不欠一分乃爲善也今予自反于心果能于聖賢之學問道理行之而得其萬分之一乎若是而猶妄坐臯比宣說書旨欲以感孚同學偕之大道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云罔非倫常矩矱而今也心之所見無非卑鄙事之所爲無非苟且種

種惡習寧復有出頭之日乎學者須勘破病根
跳出從前坑坎以聖賢之心爲心以聖賢之事
爲事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從其上而討求
精彩于以進道不難諸君能努力向前將世道
人倫士品學術一肩任去純亦敬拜下風何必
予之言是聽哉其誨人之勤而感動深切如此
蓋君之自強不息本乎易之天行而其所遇在
乾之姤文言曰遯世無悶歲在己未有博學宏
辭之選當事者將以君充之君以死自誓遂以

得免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非耶他若鄉飲大
賓亦堅謝不應又其餘事已然君雖屏世緣而
事關祖先未嘗置諸膜外先世墓在陽山有富
豪賄守墓者售穴前之地以葬焉君聞之曰祖
宗體魄所在而他姓實逼處此先靈能無恫乎
亟命諸子姪鳴諸邑宰而豪力甚強君爲之食
不下咽者二年積誠所感卒以歸正其墓木歲
有所失君謂貧不聊生以致此爰設膳族田以
其粟給居山之貧者由是斬伐者鮮矣初節孝

先生所定祭規子孫凡輪祭者遍埽練塘陽山
寶華諸墓宗人畢集厥費浩繁世變以來斯禮
漸廢君首置義田爲族人倡以是春秋祭掃至
于今不替云遠祖貫在宋時與杜衍諸公善有
睢陽五老圖秘閣公携之南來以爲世守爲族
子售諸他氏君竭蹶贖歸而後卽安其篤于水
原木本又如此若其友愛諸弟亦自性生也用
皞疾篤子導誠方六歲君垂涕謂其弟曰若子
猶吾子也遂撫之如己出後君無子爰立以爲

嗣焉用白繼沒君痛悼益切而待用商益親事
無巨細必與共酌未嘗因年長以倍而忽之也
與人交雖久而敬不衰卽有忤之者惟自反而
無愠色其後靡不愧而服焉遇事之難而處之
裕如蓋其從容中道非深有所得莫能然也居
平效法古人尚友前哲自濂洛關閩以來若薛

文敬胡羅文恭魏高忠少馮墟諸公皆其所私淑

者同時所交遺老逸民最善者爲昭陽李清同
郡李模金俊明徐開任葛雲芝而徐枋爲中表

兄弟其誼尤篤晚年更善楊无咎考道論文稱
莫逆焉他若當世搢紳有折節願交者君固未
嘗拒之然以禮自持足不輕至其門亦不以其
私干瀆也導誠有聲庠序而屢躓于棘闈君勗
之曰爾毋躁進毋怨尤文苟不佳雖得可恥否
則雖失何傷也卽小試有薦其才者君亦率命
謝之柏廬雅不欲以詩文自鳴而其所作咸有
法度修辭立誠非專工詞藻者所能及也書法
行楷悉精有手書日所誦孝經門人爲勒石以

傳世所著成書有困知無欺等錄暨刪補蔡虛
齋易經蒙引藏于家外撰四書講義能闡先儒
之所未發者編未及終而卒卒時年七十二易
簣之前三日命設節孝先生位于榻前俾其弟
若子扶起向上叩首者四曰吾可告無罪于先
人矣臨終又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語旣
畢目遂瞑嗚呼歷觀其行而垂沒之言信不誣
已

楊仲子曰予生平知己不數人而玉峰居二焉

歸子元功其才不可一世而獨心服于予其沒也予慟哭之朱子之交予也最後而其相得也亦最深其理學之精醇世無有出其右者是宜天假之年俾同心志道之人得所宗也而今又奪之悲夫念昔我顯考忠文公之殉難也較諸節孝先生而事更慘矣鮮民之生恨未卽死而遷延至今惟是善守其身以不辱其親此與吾友所共勗者也今柏廬已全受全歸矣而後死如予者敢不益加惕勵哉

徐丙文家庭詩序

己卯

松陵徐子丙文著家庭詩一冊以示予予讀之而重有感焉今之爲詩者幾於比屋而然矣大抵風雲月露居多而出乎性情者恒少卽或有之不過懷人傷逝之篇感遇憂窮之什求其念切瞻依有關於倫常之誼者杳乎其莫可觀也或曰詩人之義比興爲長故忠若靈均亦寄託於美人芳草以寫其惓惓愛主之思安在乎直書其事也夫比興之外不有賦耶且吾觀今之

所爲寄託者未必其情之出於正也故初學爲詩往往耽於艷體彼蓋情同於鄭衛而借託於騷人以自飾與聖人無邪之旨合乎否耶今丙文是詩詩之賦體也其於勸人孝弟之義詳矣而其末二章盛稱其繼母之德而恨未有以報之此又世之難能者也夫古來繼母之賢莫過陳氏之穆姜然其前子皆不孝積久而後服之也今丙文之詩述其初之受教於其母卽夏楚未嘗廢也若如流俗之爲不知其怨悱若何矣

而丙文以爲身不入於匪人而得列於士君子之林者非母之教不及此嗚呼豈不加於人一等哉予旣慨世之詩人鮮念及於毛裏之情者乃於丙文之詩見之而丙文之孝又非若穆姜之子久而後復其初也故樂序其詩以爲勸焉

一

告已故門人徐孝子觀成文

庚辰

嗚呼觀成爾在九泉之下亦知今日有此痛心
之事否耶吾與尊公金蘭之誼衆莫不知惟予
與汝雖曰師徒情同父子亦同志之人所共悉
也孰意遭彼陰險之伯吹今日竟以千古倫常
之變加于爾妻爾子之身致動通國正人之公
憤幾以其事上呈于撫憲彼始知唆訟之情無
所遜于明鏡之下苦央族人以求息我父子情
雖不甘而終以孤寡之故反曲勸諸君姑寢其

事然業已訴之郡公諒庭質之時伯吹雖不難
利口瀾翻變亂黑白而上有神君應無所施其
伎倆天理昭彰或藉是以正其罪未可知也嗟
乎邪之害正亦固其常伯吹計誘嬖弟而自稱
好義恤孤不佞力保孤寡而指爲大奸竊柄此
出自伯吹含血之噴猶可言也假孤寡以出名
而辱詈其翁志合道同之友與其夫恩深義重
之師不可言也爾子稚幼無知自合供其僞託
爾婦雖不識字而其前依我二年亦頗能遵遺

命聽予約束不敢有違何一至伯吹之家而顛
倒錯亂一至于此獨不思夫君平日靡有二師
其詩文學問悉我所教誨以成之者耶又不思
夫沒之時我冒雨入山憑尸慟哭一病而幾危
也耶又不思遺孤在腹吾爲之給鏹置參及其
生也我夫婦每事經營有若得孫之喜也耶尊
大人志感之札手筆具存此或人所未知至于
受託之後內撫其孤外禦其務遍歷艱難備嘗
辛苦則口碑在人難以泯也今乃線索由人甘

作伯吹之傀儡以自損其清白之名乃至逆理
犯倫反訟撫孤之師長并使其子他日人皆指
而目之曰是子也當數齡之際卽聽信匪人反
噬其父之師者不惟獲罪于祖先當亦不齒于
正類矣豈不痛哉故前于稠人廣衆之中乍見
爾子不覺血淚如泉抱之而泣見者莫不感動
而傷心也要之伯吹之心行路者皆知之矣蓋
以孤寡違遺命而入其家愚夫婦寤寐不寧時
欲接之歸舍以不負尊公之託向每以令叔爲

辭阻撓不至今令叔已亡別無可諉故發此難
端以杜絕正人俾不屑復往見之以舒其讜論
則惟其所爲莫之救耳吾終不忍棄故伯吹求
息之時我復舉迎歸之說而衆口一辭謂彼之
一變而背恩反噬一至于此不宜從并救人以
蹈仁者之愚則後患終無已也予只得忍痛于
心息此念矣但寡則置之而孤不可棄故屢索
請罪而欲留之乃一飯之後念其母而亟歸則
母子原無分析之理而匪人之門義不可以復

往則自今以後吾雖欲以德報怨愛護如前亦有所不能矣悲哉悲哉以千古非常之變而出于忠臣孝子之門豈非今日痛心之事而要皆彼奸欲遂其私服讒鬼慝以至于此賢喬梓于泉下聞之當亦髮指而上告于天極彼窮奇者也

節錄俟齋得孫以後手札數則
 徵天之幸遺腹幸已得雄此荷師恩師母極所關切者特此報喜望日大教并盛惠一一拜領種種隆情非可言頌容當詳覆
 接讀手答感淪心髓老師師母之恩念即父母之於兒女何以異也比來連札謹珍藏之

所可仰慰至念者今已過十一朝母子俱甚安好小孫啼聲頭角俱佳尤可喜也
 每接手教感愧徬徨不知所出恩斯勤斯無以復加雖亡兒生平事師得稍盡弟子之誠敬然遽以遽蒙師恩至于爾爾也感切感切如何如何
 師母嘉惠及于子舍隆情至誼何以克當第尊者之賜不容不拜領惟有感愧交并耳主臣主臣子舍病後乳汁不充目今重值以僱應乳者但薇蕨不繼殊難勝此豕爪木通向知此方少需一日或當用之種種重軫老師師母德念豈特銘刻五中已也
 尊使行後華氏七舅隨至弟以連日手翰示之惠參值賜嘉貺種種盛誼渠亦感佩無任託筆道謝
 初五相聞之後轉瞬兩旬伏計道履殊勝闔宅多福道駕當亦時在尊館也小孫已得彌月母子邀庇俱安第應乳之婦又殊不妥今

決計覓乳媪矣知係老師師母所最關切者故附及之即日當再相聞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決計, 覓乳, 媪矣, 知係, 老師, 師母, 所最, 關切, 者, 故附, 及之, 即日, 當再, 相聞, 也.]

庚辰集

江左揚无咎震百著

贈臯之什

贈門人王臯謨二十四韻

王生產婁東寢然一人傑守身若處子落性
寡合懷刺來吳門字跡半磨滅舉世無宣尼不
在弟子列如何見老夫一旦心遽折欣然願北
面情意頓泮洽砥行附青雲吐辭霏白雪伊予
重聲氣懷賢若飢渴英才自遠來相對豈不悅

恒嗟良會稀一日如三月繼復遷湖濱踪跡更
踈濶交秋及改歲竟作半載別其間自多故離
恨難具說春風吹寒梅空谷花競發君思招我
往飄然過城闕別久重會面差解心如結留連
三晝夜經史勤問答行復手一編孝思傳泣血
阜謨輯尊甫暨水先生逸事爲泣血錄請予作序因爲并數行志爾高
堂爲堂節人生明哲後貴克念先烈吾今有兩兒自
好頗不劣中郎及孺子事我力並竭喜復遇良
朋得與同磋切相期各勉旃進德還脩業

戴巢南作虎丘賣字行八絕思復徐宮詹廢

祠也因步其韻

吳門大節數三仁

先忠文暨勿齋公且兩先生

鼎足劉徐是

我親義不享犧原素志莫言祠廟建無人

訪戴閒登虎阜來鄰祠驚見堦垣堆熱腸同志

無如我歷盡艱難心已灰

興廢須臾等六朝巢南野老謾心焦開平遺蹟

同時盡誰向英魂愬九霄

應求原不乏同聲幽谷其如鴉夜鳴遠近驚心

爭解體更將熱血向誰傾

孤寡下喬入谷宵人取子毀室百端播弄

今夏之役好義者灰心矣三復幽風能無雪涕

鶴歸澗上黯銷魂物到婁關總不存

孤寡得離鬼窟潘宋

諸君力也向攜什物裝飾及箱中遺書法帖盡為烏有矣

翻說故人書散去

青天皎皎若為昏

書有俟齋觀成遺筆所存而破損不堪者予攜歸脩補仍

各畱樣本於山中今在城百本具存無失也伯吹廣布流言至以故人散去形諸訟牘已則賣

書思李代桃僵耳書入伯吹之室俱有經手之人是安得昧哉

近復山居改作祠

伯吹賣山居以償絲價救寧等具呈當事久已斷還伯吹

吐價未清借端於周而發難於予通國正人咸懷公憤劉何諸君子首建義旗彼乃懼而請罪

今稼堂以膳田易屋改祠仍迎孤寡居之山鬼之伎倆窮矣

祠成遲速我何

知獨憐善後希良策遺命回思最可悲

未亡人始遵遺

命矢願依予以居後忽變計遷婁致滋種種杌隉今雖仍歸澗上恐將來憂未艾也

昔懷亡友涕嘗潛今日傷心又此間莫訝我無

將伯助近來舉足重如山

予昔入山撫孤往來匍匐先後三年不辭

盡瘁今茲憊甚寸步維艱矣

嚴寒援筆太匆忙賣字歌傳和八行久欲忘情

猶未得因君復動九迴腸

劉翰日與鳥鳴錄中唱和五律俱從至

性中流出留諸異日可稱詩史

吉陽

吉陽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什襲珍

賦

瓶菴賦

有序

夫言固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苟其人而無益於世者或默或語舉非他人所遑計矣若其人而有益於世也一言出而千里之外應之顧不重欤雨岑吳子余所稱有益於當世者也其偉才高行已為國人之所推矣戊午歲初年

逾指使撫今思昔有感于懷取宋富鄭公弼之
語而命其號曰瓶菴觀其自序非徒守默兼以
戒盈也於是邦之先達以及風義之彥聞是說
者莫不咨嗟太息歌詠其事或為文臣贈之鳴
呼可以知其德之孚于人也深矣抑余重有慨
也夫吳子具過人之才乃觀其意率有以自下
者滿盈之戒吾知免矣然吳子非今之魯連為
什策人排難解紛而不居其功者耶吾嘗遐迹之事

有相持而不能下者得吳子一言若庖丁解牛
必迎刃而決也使一旦絨口結舌以自同於寒
蟬則邦之人奚賴焉吾知吳子之意固別有所
重也不然古之慎于言者多矣何獨有取于富
公乎用廣其意而為之賦其辭曰
惟古之人寓道于器几杖之屬悉標厥義圭懷磨琢
之功盤志日新之意瞻萬物而咸然舉一隅而可蔽
茲有善士系出延陵孝弟稱于宗黨信義孚于友朋

既慷慨而好施復謙恭而不矜邈不從于當年寔新
安之右族向茂苑以栖遲踵季子之芳躅羌好禮而
親賢媚幽人于空谷辱縞帶之先拔愧紵衣之莫復
歲著雍其在午歷甲子以初周益進德而不倦懼有
昧于前脩謂守口之格言富鄭公之所以詔也滿則
溢而必傾亦歌器之道也于是寓名于室義取諸餅
既以謹言且以戒盈躬述厥旨抑何諄々惟至性之
感人類鐘鳴而谷應記序遍乎雞林讚歎傳乎歌詠

咸同聲而頌之且聳風以交傲予竊考其生平言寔
類于山嶽世不重夫千金而重子之一諾身為吉士
之防氣奪任人之魄使一旦而默然念干城其誰託
揣鄭公之微辭亦匪僅于不言騁明辨以使敵建奇
策以安邊迨家居而憂國猶利害之便々覽紛若之
贈言謂君今其緘口當大義而不爭問君心其安否
曠百世而相期招古人而尚友庶幾舍其細而巨是
謀夫是之謂能守若夫知滿盈之為患懼傾覆而有

虧則出入有度動靜無違如臨深而履薄恒處安而思危自獲免于惟壘之耻可無慮于繙井之贏者也亂曰言以出志兮是不可廢兮言必及義兮此之謂議兮餅之水物待以濟兮餅之口不可以閉兮彼君子兮寧終止于器兮

易亭楊无咎撰

友梅軒主人傳

楊无咎

友梅軒主人姓張氏吳郡喬司空里人在昔明嘉靖間孝廉名鳳翼者昆弟多才有吳下三張之目其所著文選纂註等書修辭嗜古之家幾於家絃而戶誦矣主人之曾王父曰珍於三張為鴈行一傳而生應元惟喬與梓咸有聲庠序間再傳而至國祥則主人之考也性豪邁不羈少遊荆襄遂從而家焉後以亂故歸吳遷於城東管氏園之西其內有亭臺池沼梅

柳竹荷之屬可以忘世主人幼時誦讀其間致足樂也乃未幾而悲失怙矣問其年則猶未弱冠也喪既畢自念既不得志於儒而家且中落二母在堂其將何以為養因移居伯通橋東習計然之策以治生既乃肇牽車牛往來於燕薊間先後凡三十年才足以濟其心而厥願克遂矣然主人以養親之故乃棄儒而服賈性本恬靜雅不樂於驅馳即其西遷亦慕臯廡之風耳而其地近市所居湫隘恒忽忽不樂夙興

夜寐意未嘗不在昔年梅竹間也辛未之秋就其居闢地築室為友梅軒壘石穿池栽花種竹掩映於几榻間時偃息焉自號友梅居士傍有斗室曰碧筠書屋為其令子岱絃誦之所命之曰學貴虛心東南之美所當視而作則者也汝其潛心實學毋徒效二於帖括功名之事吾不汝急也戊寅之歲復覓善繪事者繪圖十有六幅摹四時之景梅居其半而已之小影間寄其間乞能言之彥而題之可以觀其志之所

存矣予因慨夫今之素封者往往一出其所餘效卜式之例以祈列於縉紳有若是之耽於泉石等富貴於浮雲者乎故因其子之請為作友梅軒主人傳主人名鐘字洪遠一字惠聲岱字魯詹秀外而惠中者也聞善鼓琴欲學詩於予并為志之主人上世諱某者仕於元是為平江路公去主人凡十世其裔若諱汴及文奇者俱仕於明有循吏聲以官爵之榮非主人之所尚也故不先著之

訓導汝公殉難記

吳縣 楊无咎 震百

訓導之職官雖卑為國家教士以明倫亦古者司徒之屬也有明初處是職者恒取諸耆儒宿學以充凡國中纂修典籍會試較文亦往往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三考而處優列者例得授詞林臺諫等官至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蓋其重也故靖難之役學校諸臣矢節者衆而漳州府學教授陳公率諸生慟哭明倫堂從而殉者六人尊儒之食報如此逮後歲久而玩師儒之職遂輕士之思奮棘闈者不屑就惟齒邁而急於祿仕者乃甘心焉精力倦於鼓舞并月之講課恒缺然其於放勳之

命辭與夫崇德重義表儀諸生暨爲師範者務正己以先之之
祖訓能合者鮮矣崇禎壬午年上方有志於作人思復重師儒
之選時松陵汝公先是以貢士對策大廷試高等兼工騎射于
御前發矢輒中的而忠義之氣溢於容表天子異之欲大用而
未果至是適常州府學訓導缺遂以授焉蓋欲以其德義先著
之於學校繼乃考其績而登庸之如國初之所爲也公受命出
都道經河間郡之屬邑曰故城而戎馬載途門闔盡闔遂宿於
郊外之韓庄及明而數騎突入衆咸走匿公獨肅衣冠南面坐
騎知其爲仕宦也迫之降公不屈遂遇害時仲冬之閏月十日

也哀哉如公者其真無媿於訓導之目矣夫士也出而從仕固
將以居平之學見諸實效耳假使公不遭難而以其學教諸子
衿吾知毘陵之士沐浴其訓誨而鼓勵其精神城下之日必能
相率有爲以舍生而取義俾漳之往事不得專美於前也今則
身未蒞乎學宮而敵已逢於道路明倫之堂卽於其殉難之地
矣使天下庠序之士聞風而憑弔者莫不興起焉其爲訓導不
旣多乎乃或謂學官之職在可死可不死之間而中途遇兵亦
尚可紆迴以免禍以公之死爲傷於勇者試設以身處其地而
忍垢乞憐婉容求活是所謂見義不爲而生平所學半塗而廢

斯卽不肖者之不及也然則公之蹈白刃而不顧者其正所以合於中庸之道者歟公之曾孫周錄才美而行修恂恂儒雅君子也奉公之誌與傳介友人程棟書來見頓首以請曰吾子願有言也嗟乎无咎天下之戮民耳因公之事念及先人創巨痛深寸腸欲裂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獨念國家學官之選垂三百年自遜國陳王諸公而外求如公之殺身成仁不槩見也故稍爲記其始末而以斯意綴諸簡端以補他文所未及道者慰孝孫之請云公殉難之地與其月日皆詳書之重其事也其所生之年爲萬曆戊寅其地則黎里其私謚曰介烈先生其字曰君

喜其名則見於公之誌傳中予不書志不忍也

程杓石曰司訓汝公以未任之身獨毅然成仁取義挽頽綱於未墜前以報高帝簡任師儒之重後以勸甲申順天訓導五人之忠其所繫不誠鉅哉讀震百斯記將廣文一席說得極重極尊而汝公仗節以死尤覺凜凜有生氣至其筆力之遒古當與復菴先生所贈不惜口誅寒敵膽獨甘身殉挽師模之句並壽不朽矣

吳達生助鐫

重修聚奎閣序

重修聚奎閣序

予按天官家言奎宿十六星西方七宿之首也其象爲天之武庫而聚奎之名則本諸宋史時惟乾德五年之三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會于茲宿先是二年收蜀後是二年又收南唐繇是四海寧謐兵藏不用說者以爲偃武之兆也而人皆以奎爲文章之府者何居蓋戌亥之次皆乾方也而奎壁二宿實居兩辰之間東壁而旣爲圖書府矣卽以奎爲文章之

府庫何不可也且自漢唐以來洙泗之業若斷若續
至于有宋真儒鵠起而聖學始昌明於天下其在於
明雖不乏其傳而指不多屈若王仁孝先生躬行實
踐無間然矣陳文莊公既倡始而爲之建祠又名其
上之閣曰聚奎蓋隱然以濂洛關閩之生爲五星聚
奎之應而以先生繼其緒也其旨不既深歟文莊之
建斯閣也歲在乙丑至于今而六十載矣昌黎有言
十甲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興當斯時也因

張元長先生年譜序

昔者江右艾公選今文定以行予從
父師受而讀之有制義無忝于先民
而終其身以諸生老者往也見焉若
玉峰元長張先生是其一也先生夙
稟異才當萬曆間頻見擯於有司未
四十而目失明遂廢舉子業著書以

府庫何不可也且自漢唐以來洙泗之業若斷若續至于有宋真儒鵠起而聖學始昌明於天下其在於明雖不乏其傳而指不多屈若王仁孝先生躬行實踐無間然矣陳文莊公既倡始而爲之建祠又名其上之閣曰聚奎蓋隱然以濂洛關閩之生爲五星聚奎之應而以先生繼其緒也其旨不既深歟文莊之建斯閣也歲在乙丑至于今而六十載矣昌黎有言十甲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興當斯時也因

張元長先生筆談序

昔者江右艾公選今文定以行予從父師受而讀之有制義無忝于先民而終其身以諸生老者往匕見焉若玉峰元長張先生是其一也先生夙稟異才當萬曆間頻見擯於有司未四十而目失明遂廢舉子業著書以

自表見茲筆談一編及崑山人物志
皆在詩文二集之外者也予生也晚
已不及見先生今旃蒙赤奮若之歲
去先生之卽世五十有餘載矣而先
生之族裔子堅延予家塾以訓其子
若弟因出先生之書請予序之予覽
隋唐藝文志咸分古今之書焉惟此
兩丁以別經史子集隸四庫焉惟此
制義未興罔有所隸揆厥攸歸蓋亦
釋經之屬也古者史有王朝之史復
有列國之史故後世有一統之志兼
有羣邑之志然則人物志者其諸汝
南先賢襄陽耆舊二傳之流亞歟至
筆談之作不衫不履別有丰致斯卽

張氏丙庫之書矣先生旣沒而生平著述已鉞諸梓迨遭喪亂簡編殘缺鮮有全者其詩文二集卷帙浩漫補鉞惟艱獨是筆談也以先生之嗣孫庭貽館于魏塘錢氏錢君好義與同志數君子相率而完之緇衣之誼良乘風也颯如人物誌緒難消闕亦邈韻率先而代爲之謀者乎書之備也日可俟也顧念先生制義清真峻潔在邵北虞歸陶庵之間是當彙而梓之以無負昔日艾公表彰之意俾先生四庫之業並傳是則後起之責也夫

易亭楊无咎撰



寒香集序

昔我先君子忠文公隱于鄧尉石泚
之濱一二同志与及門之彦恒相遇
從臨水登山倡予和女予方年舞
勺聲律未諳而趨庭之暇亦嘗退
而學詩由今思之忽々其如昨也
自遭大故四十有餘載矣鮮民之
生亦何啻於風雅而同人不察均以

能詩見推廣載徐君此鄉之望族也雅善吟咏與山中諸友唱和成帙曰朱子天迪以下問於予，重達其意為丹黃以徇之自時厥後和者益多而兩君之心尚未慊也復廣搜作者山遊賦物諸什命之曰寒香集而請余序之吁余廢人也其何以序哉君子之詩哉獨念先山居之際同時遺老則有吳同年友堆山薛公余姑壻履長先生外舅旻庵先生及余師朱夫子彥兼先生咸命世之英也而鬱鬱以終其唱酬歌詠有不得而存焉者矣使當時有兩君者出而錄之豈不成駱壇之盛乎哉今也溪山如故風景不殊而老成凋謝以四十載前垂髫之士而目為

典型以比於車馬之識道也此余所以序斯集而不禁為之三歎者也

易亭楊无咎撰



楊无咎

字震百號易亭吳縣人所著有楊仲子三百篇及小宛集

初之毘陵

不識毘陵道今知行路難曉雲連滸墅宿雨過新安一葉風前度千帆日暮看傷心江上客誰是舊衣冠

壬戌七月既望同人泛舟石湖以詩索和因次其

韻

昔讀蘇君賦長懷赤壁秋今看吳地彥却向石湖遊酒酌滄波月歌驚嫠婦舟騷人與逐客千載合為儔

上沙訪友

舟行歌伐木先到上沙來曲水紆難進衡門叩始開論

江山留勝集 卷三
交多感慨話舊復徘徊郢客均同調無徒羨鄙才子和梁溪

客贈澗上主人詩十二章俟齋明遠極口交推明遠獨不滿意于原唱故云

玄墓觀梅

勝地推玄墓携朋試一過香從祇樹遶花傍翠微多空
谷翻銀浪晴光映玉柯轉疑天女戲散擲徧林阿

銅坑晚眺

尋芳興不絕日暮到銅坑瓊樹臨湖盡微波入崦平遠
山堪極目往事獨含情挈伴登橋上還同望海瀛

虎山夜泊

以上山游雜詠四章借海寧許子往鄧尉作

日落湖光渺携舟泊虎山浮圖冲嶺出古廟抱溪還待
月時當海思花夢亦攀醒來愁不寐臥聽水潺爰

陸鑽字子恒號石渠嘉定人履長先生子也

登岱

岱宗神秀鬱嵯峨陡壁陰崖挂薜蘿盤磴縈紆蒼翠繞
天門高下白雲多龍迴洙泗開靈域泉合瑯琊濟運河
堪笑古來封禪事空餘殘碣一摩挲

登五峰絕頂遇兩宿禪林寺

古寺縈迴五老峰岑崖森邃冷青松虛疑陰壑藏馴虎
傳道澄潭走毒龍遠近亭臺千里見透迤雉堞萬山重
雨來日暮投禪室一榻清涼半夜鐘

林琬字其玉吳縣人

靈巖懷古

偶爾 筇上翠峰欲追響屨訪遺踪當時歌暖春何許
今日花 草獨濃琴寂斷雲埋綠字僧歸啼鳥隔青松
茫茫烟水迷千古吳越能消幾杵鐘

楊繼光

字宣仲別字中郎吳縣人維斗先生孫也

金陵雜詠

和姜茲山先生韻共十二章

孝思誰復展秋霜不獨銅駝痛洛陽炎紀曾傳來汗血
軒轅聞道服飛黃山河虎踞虛王業烟雨龍飛下大荒
八駿九良皆改馭惟餘頑石拱先皇石馬
圖負當年降帝畿挈壺司刻意精微豈無麟爪甘優豢
會俟風雲欲奮飛銀箭宵傳宮漏永金徒晨報日烏晞
鼎湖一去無消息應向延津合化歸銅龍

陸

鉅

字天供嘉定人履長先生季子

寓長春寺感懷

無端浪跡滯京華冷雨淒風道路賒寂寂亂雲迷古寺
蕭蕭孤劔倚天涯拋殘故國三秋淚看徧他鄉幾處花
借問五湖鷗鷺伴年來逸興屬誰家

許

楹

字季覺海寧人

過吳門隨易亭先生玄墓探梅累日追陪深荷教
益蒙用高季迪李潛初咏梅詩韻見贈二章謹步

奉答

選一

尋芳赴約向蘇臺玄墓山頭萬樹栽何幸名賢能並載
盡傳仙舫得同來層林到處香生路翠壁行時徑滿苔

郢曲幾回欣屬和却令茅塞爲君開

徐文止

字觀成吳縣人
侯齋先生季子

從法林拏舟到陽山登西白龍寺值微雨

寺有龍
母塚靈

跡頗
異

溪從再渡舟偏疾寺憶曾遊路轉遙徑入深林春寂寂
苔侵野殿雨瀟瀟依稀鳴珮聞清夜恍惚靈旗下碧霄
捫讀殘碑徵往蹟更將疑信問漁樵

度羊腸嶺登仰天塲

嶺雲日日換晴陰澗水潺潺自古今拔地千峰皆拱揖
仰天一塲最高深閒來看竹何須主興至吟詩貴稱心
愛此紅塵飛不到茲遊寧復爲登臨

楊无咎

虎山夜泊

日落湖光渺移舟泊虎山浮圖冲嶺出古廟抱溪還待
月時當晦思花夢亦攀醒來愁不寐臥聽水潺湲

雪珠

昨夜寒威勁朝來雪自殊普天疑雨粟到地却成珠彈
雀寧須惜探驪更得無鮫人何太苦涕淚滿江湖

雪花

芳樹栽何處漫空只自飛不關天女散曾集侍臣衣檜
竹添新葢樓臺積素輝終當怨搖落誰爲惜芳菲

石榴

繁華時序惜蹉跎。花未開時春已過。應自朱明方燦爛，
非關青帝少恩波。百年樹老丹心在，五月枝頭血淚多。
最是人家泛蒲酒，競相摧折意如何。

菊花

晚節寒香自不磨。幽芳豈必樹崑阿。經霜卒歲寧搖落，
冒雨重陽足詠歌。栗里高人情最篤，少陵野老淚偏多。
同心向有春蘭在，欲並無緣可奈何。

曹敷錫 字用五，無錫人。

讀徐滄洲詩稿

剪燭高吟傍碧紗。短箋長句盡江花。南州物望千秋在，

名士於今有世家。
徐涵哲

詠史二首

蓋世英雄百戰優。烏江腸斷水空流。帝王自有真天命，
誰謂鴻門欠一籌。

千乘強吳指掌收。五湖彷彿赤松遊。非關烏喙難同樂，
功就何妨上釣舟。

聽蛙

客舍愁無寐。蛙聲徹夜鳴。池塘非所托，鼓吹却多情。
應候方三月，喧嘩亂五更。公私緣底事，我亦意難平。

白門登報恩寺浮圖

凌雲塔勢自嵯峨。金碧何年浩劫過。五夜燈光搖斗杓，

六朝鈴響振山河憑欄下界人煙小倚柱層霄雲氣多
昔日報恩恩已報親恩罔極我如何

楊繼光

字宣仲吳縣人

湖亭晚眺

徙倚湖亭上旋看日下春落霞迷遠岫歸鳥度高峯水
漲堤痕沒煙深樹色封清香何處所檻外有芙蓉

少年行

騏驎當壯時伏櫪致千里男兒當少年青雲志自矢丈
夫弱冠軀七尺豈肯區區事刀筆黃金絡馬珊瑚鞭手
持莫邪耀白日報仇殺人都市中杖劍直入韓王宮避
世逃名只深井魯朱郭解嘗相通道逢知己涕沾臆浩
歌擊筑傍無識有時罵座王侯前有時折節圯上老人
側更向長安作冶遊誰家窈窕當壚頭呼號醉臥酒姬
畔千金一笑還相酬爲請長纓辭帝闕定斬樓蘭還破
越玉劍光寒塞外霜雕弓影落邊城月君不見驃姚年
少成竒功長沙二十霸江東却笑當年漢飛將數竒白
髮尚從戎

徐堅

字貞立長洲人

秋霽

天空秋氣淨心曠覺身閒夕照涵平野輕煙散遠山湖
邊楓欲落雲外鴈初還忽漫聞人語相來泉石間

清誠齋

曲巷無塵路自迂數間茅屋一池魚槐陰舊喜分鄰舍
竹影新栽映我廬待客苦無千日酒謀生剩有半牀書
自慚不是逃名者門外長停長者車

同王方震胥江懷古

茫茫一棹向江濱長嘯吳天破曉雲水勢北來藏地脉
山形南去隱天文青螺遠岫懷西子白馬寒濤憶伍員
自昔春秋論吳越得君新句邁前聞

登君山

絕巘重登身自輕持杯四望獨深情千秋霸業餘荒塚
百戰遺墟有故城直北雲深春樹渺向西潮落晚江平
果然勝景君山最遙指金焦歷歷明

雪夜和盛宜山韻

輕於柳絮舞如顛秉燭遙看態倍娟雀凍踟躕簷洞伏
風迴浙瀝繡簾穿哀歌黃竹應無計笑擁青氈獨自憐
竟夕不分天地色何從訪戴且高眠

楊繩武

字文叔吳縣人

隨家君訪俟齋先生歸辱筆墨之賜賦謝

星聚愧陳謚登堂慰夙忱親仁弟子職懷少哲人心轉
辱文房賜還同藜杖臨自慚愚魯質何以答高深

贈徐子觀成

捧杖隨親謁朗陵應門先喜識良朋山陰合有和鳴雀
海內猶藏未化鵬羨爾神清堪繼述愧予形穢獨無能

何當負笈來空谷讀史同挑丙夜燈

冬日徐心友過舍夜話

立亭常寂寞日暮喜君來愧匪陳蕃榻還逢徐穉才詩
成嫌燭短酒政借花催珍重明朝別休辭罄百杯

黃國採

字青綬吳縣人

立秋日諸同人文集寒齋有詩見示賦答

隙地初容一畝宮佳辰聯舊迓秋風盤無兼味惟真率
座有繁花雜紫紅名世文章都似子居山詞客半成翁
愧余執爵叨陪侍搦管能邀許調同

寒香集卷之上

丙子春王登澗上艸堂拜

俟齋先生於總帷之下賦詩五首正不禁淚下泔泔也因

思甲戌元日晉謁艸堂今何意竟成長別也耶思之不
置除夜前一夕擬叩衡門淚漬衾枕中宵夢話有逾疇
昔并書三歲呂內往來即事之作拓於靈几之右忠孝
精英其鑒之哉若聞訃哭詩百餘律小祥哭詩百餘絕
則又不能悉書呂告也

可憐生死別又向草堂來隴上思春信山中問夜臺攀髯
龍去遠伐木鳥鳴哀最是門前水東流赴海迴
還思昨歲旦相對淚交流自有忠魂在難教志士休陶家

書甲子尼父辨春秋會葬如何日名山正首丘
堂中懸文靖公像

獻春思再至幽夢已先之忽聽棺中語如同堂上時叮嚀
無別事約畧有歸期後死吾將死泉臺君自知

夢中予拜哭罷柩中怒作人言呼至棺首與語不能
盡記大約為寃宥計也

孤孫思澗上夫子重開西書聽之無讀詩傳乙丙題三年
埋碧血千古會丹雘地下應相見松門明月溪

第二聯記夢中事聞孤孫讀書聲仲子有詩醒已失
記也

昨歲歌三白今朝對六花漢廷悲屬國剡水歎無家地湧
山西石門深澗上沙死生原不隔流淚透天涯

丙子新春過澗上草堂讀壁間巢南戴子元日留題

五律次韵奉和

歲朝誰慟哭知是戴封來音已傳空谷情同泣釣臺詠歌
猶未足夢寐有餘哀我亦愁千疊行吟日幾回

澗水聲常咽潺潺日夜流谷鶯啼更切越客恨難休夢異
龍蛇歲魂消甲戌秋芝焚興蕙歎寂寞盼林丘

春光仍入戶良友竟何之對雪歌今雨啣杯憶昔時筆應
還郭璞琴合殉鍾期縱使才難盡幽懷誰後知

念余膺重託無奈隔東西暮齒甘匍匐才愧品題清首
傳澗雉哀響和山雞他日羅鍾骨還應葬此溪

